

勺柄雕成鸭首，扁嘴长颈，圆眼憨然，像刚从酒液中探出头来；勺内以红漆为底，黑黄彩绘的孔雀翎羽灵动飘逸。最见匠心的，是用其舀酒后放回酒樽，小鸭子浮于液面，随波轻轻游动，一饮一酌间竟有几分临池戏水的意趣。汉代广陵的工匠没有满足于做一把规规矩矩的勺子，哪怕只是饮酒吃饭的寻常器具，也兼具美感与实用性。

这个鸭形漆勺，是南京博物院正在展出的“云飞扬：西汉广陵漆木器文化与艺术”特展中，最讨喜的一件文物，也是理解整个展览的一把“钥匙”。“大乐贵富，千秋万岁，宜酒食”“日有喜，月有富，乐毋事，常得意”……看似寻常的器具，蕴藏着汉代人的生活美学与浪漫意趣。



观众在观看“云飞扬：西汉广陵漆木器文化与艺术”特展。
新华社记者 邱冰清 摄

窥见汉代人的精神世界

置身展览，观众能感受到当年杯盏间的酣畅、丝缕衣饰的华美、乐舞百戏的欢愉。继续往展厅深处走，汉代人的精神世界逐渐铺展开来。

朱红底上，通体饰云气纹，其间填充彩绘：羽人驭龙踏云，神鸟盘旋，瑞兽穿梭。在这件羽人鸟兽云气纹漆盾（或翼）上，云气不再是“陪衬”，而成了整个画面的“主宰”——它铺天盖地，托起神人鸟兽，让一件仪仗之器仿佛容纳天地的秩序。

关于它的用途，目前有不同推测：一说它类似仪仗用扇“翼”的形制，只是长柄已遗失；另一说其形制与西汉时期一类仪式用的漆盾相似。

“汉代人喜欢云气纹的背后，是当时盛行的升仙思想与天人感应的观念。他们将云气看作连接人间与仙界、通向永生的媒介，因此云气纹大量出现在漆木器、棺槨、丝织品上。”策展人、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左骏说，这种观念从战国晚期已开始积淀，至汉武帝时更为风行。在这一时期，金银箔贴花工艺在漆木器中时常出现。

眷恋红尘的汉代人，

对身后的世界也郑重以待。一件镶玉漆棺（棺身）静卧展厅尽头，棺外涂黑漆、饰朱绘，并锥刻几何纹、云气纹，其间绘有形态各异的鱼、虎、朱雀等飞禽走兽和神怪狩猎等图案，生动精妙。棺身外侧贴饰玉璜、玉虎等，棺内在玉璧、玉片等装饰的接缝处以金银条装饰。

“这是江都王刘非的王后的最终归宿，也体现了汉代丧葬文化里漆与玉的结合。”左骏说，在汉代人的观念里，玉能护肉身不朽，而云气可载灵魂飞升。

值得品味的还有汉代人描绘仙界的方式。汉代漆木器中，有彩绘描述了羽人张弓搭箭狩猎大雁的画面，那分明是汉代贵族日常狩猎的翻版，只不过主体换成羽人。“想象不出仙人的生活，他们便把人间美好的光景映照其中。”左骏说。



羽人鸟兽云气纹漆盾（或翼）
新华社记者 林琬 摄

在漆与云之间，遇见汉代人的宇宙



变形云气鸟纹漆盘



云气熊纹漆盘



龙凤神兽云气纹漆食案



云气纹漆奩

展现汉代人的浪漫气息

汉代人把生活过成艺术，又将艺术升华为信仰。整个展览中，云气一路升腾，穿越酒宴、仪仗、生死，最终抵达永恒。“大风起兮云飞扬”，汉高祖刘邦一曲《大风歌》如今听来依旧激荡人心。两千年过去，那些云气纹仍在漆面上流转，将那个雄浑而浪漫的时代，一遍遍讲给今天的人听。

提到汉代漆木器，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马王堆。它当然重要，但主要反映的是西汉初期漆木器制造业水平。而西汉中晚期漆木器的制造高峰，实则在广陵地区，即今江苏江淮一带与安徽东部。自20世纪50年代起，江苏考古工作者在扬州等地发掘出大量保存完好的漆木器，风格成熟，地域特色浓郁，凸显出广陵成

为当时全国漆木器的设计、生产中心。左骏介绍，“基于这些考古与研究积累，我们策划了这个特展，联合9家文博机构展出百余件漆木器。”

展览有两条线索：一条以《大风歌》串联汉代人的浪漫气息和雄浑精神，引出他们的吃喝、装扮、民间信仰、日常办公、生活娱乐、身后向往；另一条则以云气纹这一浪漫的“容器”，反映汉代人的精神世界、宇宙观。

漆木器本身已如此精美，因此此次展览在展陈设计上做减法：空间干净克制，通过极简的色彩运用和留白处理，凸显文物本身质感；文字说明力求言简意赅，辅以文物出土状态照片、红外线图、复原线图，帮助观众理解。

汉代的“大风”已止，流动的云仍在飞扬——希望观众走近这些漆木器时，看到的不仅是汉代的工艺高度，也有汉代人的生命态度。

新华社记者 邱冰清

图片除署名外均据南京博物院官网